

狭小的出租屋内。

昏黄的灯光照在简陋的家具上，饭桌上是一盘黑乎乎吃了很多餐的菜。

一个男人坐在床上抽烟，旁边收了许多烟屁股，手里的抽完了，他又捡了一根烟屁股点着抽。

一个女人开门进来了，看见他愣了一下：“怎么没上班？”

男人顿了一下，哑着嗓子说：“裁了。”

女人沉默了，走到饭桌旁边坐下。

“我刚从我哥那回来，不肯借。”女人开口。

男人狠狠地吸了一口，烟屁股烧到了头。男人用力捻在桌子上，点了新的一根。

男人：“我明天去别的工地看看。”

女人抿了抿嘴，眼眶红了，还是抬头说：“来不及，你妈这星期就得做手术。”

男人手指夹着烟，不抽了。

女人掉下泪来，啜泣着。

男人：“别哭了。”

女人哭声更大：“今天女儿班主任给我打电话，再拖欠书费，就念不了了。”

男人也大声起来：“那就别念！”

女人还是哭：“不念，不念以后和你一样穷！”

男人把烟头甩在地下。

突然，不隔音的楼道间响起了激烈的脚步声。

女人神色一慌，和男人对视一眼，男人立即起身，把灯关了，拉过女人，躲到了衣柜后面。

果然，剧烈的砸门声响起了。

一个粗噤的嗓子喊道：“何于金！开门！”又是一阵乒乒乓乓的砸门声。

“再不开门，老子把你这门砍了！”

一声脚踹的巨响。

女人抖了一下，男人一手撑在衣柜上，埋着头，脸绷地死紧。

“你这钱一天不还，一天别想有安生日子过！开门！”

接下来是金属砸门的声音。

女人要哭了出来，手捂在脸上。

“欠老子这么多钱，还想躲房子里过日子？恩？”

又是一声惊天巨响。

男人仍低着头，一动不动，眼深深地垂着。

那声音又说：“给我砸。”

三五个铁锹铁棍挥舞出咻咻的风声，就要落在门上，门外突然响起了房东的声音。

“哎哎哎，行行好行行好，这屋子是我的呢。他夫妻两个今儿还没回来，我一直瞅着等着要房租呢，您们看，改日再来吧，啊，几位爷？”

又是一脚踹门声。“他妈的，下次看到砍死他们，妈了个草的逼崽子。走！”

又是嘈杂的下楼声，安静后，听见房东在门口叹了一声气：“我知道你们困难，但我这也不是救济所，又是欠租又是来闹的，再这样，我也没办法啦。”然后一阵轻缓的脚步声。

女人瘫在地上，哭出声来。

男人坐回床边，一声不响。

女人急步走出了房间。

昏黄的光打在男人脸上，在皱褶处存下阴影。男人深深地沉默着，疲惫和无望布满整张脸，眼底是无尽的黑暗。

突然在门外房东尖叫起来：“何于金！何于金！出事啦！你老婆。。。 ”

男人的脸猛地抬起来，绝望的眼睁大，蔓延出更多的绝望。（脸部特写）